



慎
夏
漫
筆

利

5
93
3





曾
門
99
卷
9

慎夏漫筆卷三

江都西島長孫元齡

家語致思篇城郭不修溝池不越王肅注云言無踰越溝池戶崎澹園考云下不疑可訛并非按鄉飲酒禮云二人皆左瑟後首掩越注越瑟下孔也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周語越之匏竹以上越字共為穿鑿之義况孔聖全書直作鑿字且荀子議兵篇云城郭不辨溝池不掛楊倞注云掛古掘字然則溝池不越溝池不鑿也
孝經作者家語史記弟子列傳漢書藝文志共為孔子作或以鈞命契有吾行在孝經証孔子自作清儒阮元專執



之。本邦山本北山翁亦夙唱此說。然卷首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二句，豈孔聖之語乎？毛西河謂此書與禮記中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等，如出于一手，恐七十子之徒所作，此說似可從。余特愛困學紀聞引馮氏說，以爲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則爲子思作，此說似泛而實有取矣。立言各有一家法，論語季氏一篇，作孔子曰，不作子曰。大學作詩云，不作詩曰。况聖治一章，與中庸追王太王王季條，口氣全同，爲子思之作者，斷焉可從。

昭公十七年左傳，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注餘皇，舟名。餘皇，字後世從舟旁。江賦，漂飛雲運餘皇，抱扑子博

喻卷，餘皇首涉川之良器。按谷應泰明紀事本末，沿海倭亂云，朱紉下令，禁凡雙檣餘皇，一切毀之。違者斬。又云，大俠林參等，號稱刺達總官，勾連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擅造餘皇，走賊島爲鄉導，由是觀之。本邦舟制，做餘皇者，故彼人語如此，宜質博雅者。

銘釋名云，名也，記其功也。又云，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祭統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注，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大學注，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詞也。按古者謂字爲名，儀禮百名以上書之策，是也。夫銘者，刻諸彝鼎之字也，故從金從名耳。

如是解之豈不直捷乎

生民舊說云以其生生不可絕也按此說非生民猶言人
民楚語云生乃不殖注生人物也由是則諸生友生先生
後生皆可以人解也生生不絕不啻人矣

柏俗作栢非孫按栢伯也猶松之從公松柏二木木中之
公伯也

唐風有杖之杜生于道左道左鄭箋道東也黃佐云凡國
面南以南爲正此以知左之爲東也丘光庭云日中之後
樹陰過東杜生道左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
故人不來也余謂左僻也不必以方位言僻左左遷一左

陷大澤及左傳昭二十二年聞烏存執殳而立道左韓非
子內儲說上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
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
苗道左者等可并見拘拘言方位者不可從

鄉黨沽酒市脯不食邢疏云酒當言飲而言不食者因脯
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傳曰潤之以風
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王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
而省文也說者以爲左傳我被吾甲兵孟子兵革之利一
例之語余謂酒固可言食何以言之周易井初六井泥不
食九三井渫不食九五井冽寒泉食以此例之豈不言食

乎鼻之於臭、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亦皆謂之聞。蓋耳目鼻口聚在靈宅，其官可通，况飲食一所，可通言之。

微子篇是魯孔丘與，異同條辨按云：長沮既知爲孔丘，須審一審，果爲魯之孔丘，可反唇相譏。此說甚工，余乃謂子路曰：爲孔丘，是與下章子見夫子乎之語相似。長沮以爲天下之大，或有同姓名者，豈止一孔丘乎？故曰魯也，不是審一審，調謔之耳。

大學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鄭氏云：命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余按：孟子曰：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此命字即大學之命字。朱注：張子曰：晏嬰智矣，而

不知仲尼是非命耶。蓋命者，邦俗所謂無是非之義，謂智亦有所限，不足爲智也。鄭程二君之說，恐未允。

徐時作閑居偶錄云：沈歸愚先生六十始第，由館選官，至少宗伯，年七十五蒙恩准告歸里，皇上賜詩送行，親王作序，自皇子下至滿朝公卿，皆賦詩祖道，極一時之榮。雖漢之二疏不能過後，皇上南巡至蘇，復賜聯匾，恩禮隆渥，更可謂千載一時。天之生才，際會有時，勿論蚤晚，總無不發之幽光，要惟確乎不拔，始可言潛。如先生者，實足以副其名，歸之以愚，其愚也乎哉。按江南名勝圖詠御製靈品行宮，即景云：花姿樹態總無塵，信是靈品別有神。洗滌繁華

歸淨所合教個下住詩人注云用吳語謂沈德潛住此山下也是亦可見榮遇之萬一也

韓非子內儲說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蒲阪氏增讀云金谷世雄云爪與蚤蟲之蚤通字又作蚘潛確類書引作蚤余謂事類之書不究原書之顛末綴輯湊合強作曲故者如此爪固與蚤通曲禮不蚤剪注讀爲爪又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注蚤與爪同然韓非所說是爪甲之爪如以蚤蟲解之至因割其爪而效之而窮太田氏翼毳解之云人主之爪不棄之穢處故也禮喪大記君

大夫髻爪實于絲中注生時積而不弃今死爲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可謂簡明善解也

水哉閣周易逢原一書亦自一家言語多痛快實奇書也然或有武斷爲可惜矣如解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云帝乙猶言某帝也非指其人後世小說多稱某甲某乙義頗相類云按古周易訂詁云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然則太丁太甲祖乙盤庚之屬共以生日爲名也帝乙或以爲湯或以爲紂父今雖難的知殷帝之名無疑如某甲某乙猶言張三李四帝王一人也豈可以甲乙稱之邪是武斷之一失

武田信玄始造竹束以禦矢石按明鑿紀事本末太祖與陳友諒戰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又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伏兵其下載以及城矢石不得傷

平吳條蓋竹束之類

官船極小者名挺櫓蓋二挺櫓之省語按梁書賊帥侯子鑿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鵠舸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正字通船小而長者曰鵠舸然則鵠舸之轉

坤六二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說者以直方大為坤德誠然然以及辭考之初六云履霜六三云含章六四云括囊

六五云黃裳上六云其血玄黃共押陽韻以方為韻可見因謂直方句大不習句古來易家陽為大陰為小泰卦小往大來是也且乾云大哉乾元坤云至哉坤元大之為陽可証然則習狎習之習而乾坤不狎習也夫坤妻道也臣道也君令臣行夫唱婦隨當然之理大不習蓋男女遠別之意而乾令坤行雖有別而不狎習受令奉行無所不利也敢博識者一察

坤上六云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文言云夫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說者以為其血玄黃陰陽皆傷也余云玄黃固天地之正色不待言也然古人言色多稱玄黃書云

匪厥玄黃詩云我馬玄黃又云何艸不玄何艸不黃及九
 方皋之相馬略玄黃牝牡等可見血之為色或紅或殷不
 宜言玄黃而言玄黃者古人言色多稱玄黃且係韻也後
 人不達妄以天地色解可謂孟浪矣古人以十翼為不孔
 子作有以哉家語六本篇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
 賣卜自古有之詩云握粟出卜說文貞卜問也從卜貝以
 為贄然則周以來已有以之糊口者

開居偶錄荔支之條云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
 我武州久良喜郡杉田村種梅為產著花日神田須田街
 菓高等計林立券其事酷相類

本邦自古稱用武之國歐陽公有日本刀歌韓山童偽詔
 有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等若夫近体詩李太白
 云揮策揚子津身著日本裘元鄭采云日本船來見密刀
 明林公慶云東風來日本北斗辟玄枵謝茂榛云波明日
 本天清朱彞尊云昏鐘不隔漁莊火古殿猶存日本書鴛
湖權歌白蓮寺詩自注寺壁有日本國人題名二處皆似艷稱之者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名字號共取于易近時大田覃字
 子耜號南畝亦名字號共取于詩且以名連姓可謂滑稽
 之極矣

天正年間人多以法師名吉法師小法師三法師等也又

日向州于今以袈裟為名如金袈裟清袈裟袈裟治袈裟
吉等徃徃皆然亦戰國之餘習也南北朝人以僧為名如
僧虔僧綽黃循至隋唐猶以僧為名或有鄧沙彌于仲禪
文傳禪

師煬帝
長女

婆羅門

宇文
文晶字

可見當時釋教之盛矣

檀弓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左傳賈大夫曰才之不可
以已楚語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同一文法共為厥後語
家語王言解如此則天下之明名譽興焉增注大戴禮無
名字今按似衍明字余按今本大戴禮作名譽太宰氏失
考家語本作明譽後人不達名明古字通用之義旁注一
名字誤入本文易賁明庶政釋文明蜀才作命命名
通名又銘

旌檀弓作明旌冀州從事郭君碑卜高號咷喪子失名是

明名古字通用之證也

劉向新序雜事三恐抵芥鉞之罪
以傷先王之明○群書拾補云明

史作
名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明太祖釋攻為擊已為止明儒
多從之以為高皇帝造說殊不知古人已有是解梁任助
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

余曩營別墅於澁谷村檀宇林公賜杭梅一株因名湖梅
菴又營居於深川曰櫓聲菴或謂余曰誹諧歌者流概以
菴名其迹似可避余曰郭祥正有醉吟菴石曼卿有捫蝨
菴邢禮有欣止菴宋人鄭善夫有歸雲菴其餘松江白燕菴

遠海叟 天池落木菴 徐波元歎晚居 滁州西澗野渡菴人

豈為不雅乎其人啞然而退

唐人不貴字如張仲素戴叔倫以字字為名其所贈酬直
斥其名一時俗尚所然也至宋此弊一止而後人稱林和
靖為逋仙為逋翁亦直斥其名似無忌憚矣

詩陳風宛丘毛公李巡孫炎皆以為四方高中央下朱傳
用之按宛蓋椀省字四方高中央下為椀狀而已郭璞謂
中央隆峻狀如一丘是或類覆椀而云

家園一盆池蓄金魚數十沍寒之時視之凝然不動明唐
肅詩溪水未動魚殆得狀物之妙

擊壤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
何有於我哉徂徠先生曰作息食力協韻力字句絕言作
息飲食皆帝所使也莫所容我力也何有於我哉人多謂
不假帝力也非此說未是按楊升菴丹鉛雜錄云王充論
衡作帝於我有何力哉力字上文息食為韻列子作帝力
於我何有哉恐是傳寫之倒徂徠翁居恒口外菴而其說如
是不深考耳 徐氏筆精云古本作帝於我有何力哉力字
合韻貞觀政要引此言作帝何力於其間矣
語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朱注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是孔子以君子自居也
聖人謙抑恐無此理東方之報如朝鮮古所謂玄菟樂浪

而箕子封之、伯夷居之、是君子居之、乃實語、不泛然言之、
余嘗竊執此說、人或嗤之、後讀鄭汝諧論語意原、與鄙見
合、因拈出之、云、東方夷有九、魯可航而至、此與乘桴浮海
之意義同、或人疑九夷爲陋、然箕子封於朝鮮、即九夷之
種也、自箕子之化行、其俗知尚禮義、與齊魯無異、故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指箕子言之、余又云、夷狄之有君
亦有所指、從郊子問官之類、不泛言也、

丹鉛雜錄、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
後漢記蚕善收、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余按禮記、嘗饌
善則世子亦善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寡對善、是

訓多之的証也、又左傳季氏馬善驚、外菴該博、猶有遺漏、
記以補之、

都下淘園者出錢、謂之肥錢、唐山亦有此俗、歸田錄云、歲
收糞、糞錢頗多、可見宋時已有之、擊音激、說文斲適也、一
曰土擊、邶人所謂素燒也、按有正味齋續集有炭擊詩
云、餅樣團圓疊、冬來旨蓄頰、經營勞屑屑、附合亦塗塗、宿
火埋灰有、竒温透、燄無、雪中頰早送、數罷遣長鬚、是邶
俗所謂炭團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集解云、大寒之歲、衆木
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頰

歲寒而後別之、此說非、歲寒直是歲莫大寒之時、不謂寒氣異常也、呂子慎人篇、大寒既至霜雪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即平歲之事而已、從來後凋謂不凋、何氏不得其解、故謬、

皇侃曰、匹夫者、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余曰、匹夫匹婦、非謂夫妻、猶言一夫一婦也、按匹本謂雙也、反言之為特、義、鄺風實是我特、是以特反為匹、然則以匹為特、於義為協、

杜常華清宮詩、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說者

以江南為濯錦江南、已為可怪、或謂風字重出、當作乘、余嘗謂東蒸通韻、故乘誤為風、後讀宋詩紀事、作東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入華清、一得之、紛紜之說、一抹可去、書貴善本、有以也、

顏淵篇、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朱注、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余按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舉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由是觀之、不仁者遠矣者、不仁者逃避也、猶待再考、

塢字集韻韻會小障也一曰庫城服虔通俗文營居爲塢後漢安帝紀元功元年遣兵屯河內衝要皆作塢壁後漢董卓傳築塢于郿號萬歲塢隋書賀婁子幹傳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然則塢者此邦所謂取手也又山阿王維輞川莊有辛夷塢嚴維詩花塢夕陽遲是也

豳風塞向墀戶傳云向北出牖也中井氏雕題略云向牖也。不必北出但冬而塞者多是北出但不得梗解向作北出牖按此說康熙字典所載也曰向說文北出牖也從宀從口注牖所以通人氣故從口玉篇窗也詩豳風塞向墀

戶傳北出牖也廣韻嚮與向通用集韻亦作牖正韻亦作鄉禮明堂位刮楹達鄉注鄉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則凡牖皆名鄉不獨北出牖矣字典說如此中井氏卓識不必採之然以此說爲創于中井氏則未矣按荀子君道門戶牖嚮謝氏箋釋嚮向也古鄉嚮向三字通用再按以向爲北出窗者蓋當時之方言猶行城于方之方爲朔方也

連姓命名者坤齋日抄中既著錄數十人後又得一人最奇明末有魯國男蓋出于孔融魯國男子貳臣傳載其傳明紀事本末云黃河自徐而河身高而東以隄行隄與徐

州城平濃州呂久隄與大垣城平云河身高而束以隄僅
僅數字克言難狀之狀唐人用筆精細如此

孟子今日吾病作趙氏解爲瘡疾蓋瘡疾以有作輟也
邦人稱瘡曰乙骨利者實此義然病作不必瘡疾左傳傷
疾作論衡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可見

丹鉛錄云謝皋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
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鴻門宴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宇杯
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爲楚中有楚人爲漢舞鷓鴣
萍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
終聞楚歌此詩雖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

門宴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
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皋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
沒日如沒鵲白波搖空濕弦月舟人倚棹高聲發洞庭脫
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入月魚腦滅武昌城頭鼓統統
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
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艸婺女神頭玩月華星
君冢上無啼鳥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荊離歌入夜
斗西傾伏飛厖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孟郊体云
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
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山

鬼下茅屋野雞啼苧蘿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隣通燈
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徒
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
寶之蕭牆而可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外菴摘華似無
遺漏余又就其集中得古風一首錄之虞美人艸詞云
髑起語鴟叫嘯山精夜啼楚王廟渡淮風雨八千人叱吃
向天爲白道身經百戰轉危亡狼籍悲歌出漢堡夜帳天
寒抱玉泣血變草青烟曉濕他年辟仇春草生吳中艸死
無妾名自從爲草生西楚得到吳中猶楚舞余所讀晞髮
集有唐人評云前有李長吉後有徐文長真足爲昂足評

語允當真奇作也外菴以後謝在杭徐興公王貽上輩共
嘗論及其詩惜不論其爲人豈以其忠義人人耳濡目染
乎近時刻月泉吟社稿亦不敘述其爲人人或不諳其事
迹殆爲遺憾矣因略敘其傳云皋羽名翺福之長溪人初
以布衣爲文丞相天祥諮議參軍丞相卒亡匿所至感哭
挾酒登浙江子陵釣臺設丞相主亭隅再拜號哭以竹如
意擊石歌歌畢竹石俱碎詳西臺慟哭記集中有登西臺
慟哭記蓋釣臺
有東西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炭率秋暮載至
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宋史補唐
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蓋鄭思肖林景

熙大輩人、皆三十餘歲、或年四十餘、蓋漢以前、林業
 今俗以失秩喪位之人為浪人、或誤以浪字為流離落魄
 之義、非、蓋免羈絆得自由之義、楊雄羽獵賦、聊浪乎宇內、
 梁書張充傳、獨浪烟霞、高卧風月、又伏挺傳、偃卧墳籍、遊
 浪儒玄、浪之字義可見、岡山菱大觀正名緒言、柳文李赤
 傳、赤江湖浪人也、按柳州此語、從
 莊子東海波臣轉化來、今謂士之喪
 祿客于他鄉者為浪人、亦此義也、
 葛原詩話云、画工寫東坡雨中著笠履狀、是從唐山所傳
 圖也、貴耳集云、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黎子家有柳文數
 冊、盡日玩誦、一日遇雨、借笠履而歸、人画作圖、東坡自贊、
 此圖之始、余按費袞梁谿漫志云、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

子雲家、借窮笠戴之、著屐而歸、婦人少兒相隨爭笑、邑犬
 群吠、竹坡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蘓、前身便是牧
 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跡與公歸物
 外、清風為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画作東坡戴笠圖、
 今時亦有画此者、然多俗筆也、世所謂雨中東坡圖是也、
竹山先生蘓東坡謫居画像引、斯画謫中何事實、負笠騎
 驢鞭在膝、我無記性、懶搜索、不知黃州是儋州、失意翻有
 得意顏、按此画極是雨中
 東坡、竹山不知事實、可怪、
 清高固齋名荷蘭使舶歌云、載在消夏錄半卷有文字、繪事江
 海迹、水道何甚備、島嶼分微茫、山川入詳委、注云於其貯
 筆處得一卷、長丈許、繪画山水、各有番字、如蟻、分識其下、

考之皆五虎門內外沿海地圖及水深淺處詰問譯人以識水停舶爲對使者相視旁皇詩又云嗚呼通王貢詎可忘覲伺周防勿遂巡公其戒將吏颺去勢已形禮義不足餌按廣東新語臺灣府志等共指荷蘭人狼子野心最爲可畏今觀此詩愈信野心可畏本邦待彼不爲不脆故服事奉貢如藩臣然其崛強而有機智巧思不可不戒也藤井懶齋著睡餘錄亦嘗爲杞憂知畏者宜就考

左傳襄公三十年自墓門之瀆入杜注墓門鄭城門陳風墓門有棘注云墓門凶僻地蓋邦俗所謂無常門歟小雅都人士首章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二章云彼都人

士臺笠緇撮與首章負異朱傳云亂離之後人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余竊以爲此詩係淫詩服虔左傳襄公十四年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爲逸詩三家亡首章韓詩見亡首章見于左傳正義首章不改其容出言有章等實爲盛世氣象然二章以後絕無此氣象我心不說言從之邁皆爲男女之語宜深考也再謂都人士都字或云王都舊說或云都美也韋其非都人士猶言都君子也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注云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然則邦俗所謂鄉士之比故云臺笠緇

撮愈見首章後人之所加矣。形弓昭兮，受言藏之。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余謂受是有功，諸侯受之，藏是寶藏，永保也。受與藏，共係諸侯，蓋言形弓之昭，受之則藏以傳之也。左傳襄八年，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是其的證。漸漸之石云：武人東征，不遑朝矣。古注遑作皇。鄭康成曰：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于王，何玄子曰：不皇朝矣，謂身既遠行，不得朝見天子。此章以陛辭就道之時言，嚴坦叔云：雖在勞苦之

地，不忘君也。余按遑通作皇，書傳可證。無逸云：則皇自敬德。表記云：皇恤我後。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皇恤我後。昭公七年：社稷之不皇。哀公五年：不敢怠皇。不遑朝矣者，即何草不黃，所謂朝夕不遑也。又衛風夙興夜寐，靡有朝矣之意。朝讀爲平聲者，非是。

詩人填字，或爲韻所拘，或爲聲律所牽，勢不得不用換字，故有不可以字義責者矣。試以潮字言之。韋蘓州滁州西澗云：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王元之過張處士溪居云：間把道衣尋晚照，靜携茶具洗春潮。潮字共不指海潮，直代水字耳。又按禪月大師詩：擔浪澆秋。

世襲漢書卷三十一
十一
余衰老每五更夢覺不得再眠輾轉後旦頗為懊惱起而披衣不欲驚家人挑燈隱几不敢為聲息偶閱揚誠齋集秋日早起云起來恐驚衆未敢啓戶牖古人先獲吾心者湖亭涉筆云東魏高澄勒兵入宮責靜帝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觀之則太平記書後醍醐帝謀反亦非無比例可發一笑按春秋時未以叛為大逆名為不與之義耳左傳僖公二十年隋以漢東諸侯叛楚又文公十四年王叛王孫楚杜注叛不與也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蘭芝之室荀子芝蘭生深林不以無

人不芳芝芷之訛篆芝作芷芷作芷故訛芝是五芝何得有香說苑雜言如入蘭芷之室楚辭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蘭芷蘭并言共是香艸芷即白芷所以對蘭也魯靈光殿賦蘭芝婀娜於東西此芝亦當作芷芝形類木石不得婀娜

余嘗游伊豆浴熱海溫泉溫泉所出疊石埒之方數丈一日三次溫泉湧出其聲如雷按張僧鑒潯陽記云雞籠山澗中有十數處累石若出入力常深尺餘朝夕輒有湧泉溢出如潮水時刺不差朔望尤大號為潮泉又清張泓漠南憶舊錄云築城於吉多坪城外有潮水井日三潮響如

雷然則熱海溫泉宜稱潮泉或潮井也

松漠紀聞云金國舊俗多指腹爲婚及宴飲男女異行先以烏金盞酌酒貧者以木器次進密饈人一盤曰茶食今漢俗宴會茶食特盛邦俗茶請茶菓子即茶食也

雅俗僭言云凡山遠望之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左思吳都賦注翠微山氣之輕飄也孟郊詩山明翠微淺東坡詩來看南山翠微冷皆有意態牧之詩與客携壺上翠微則直致不如孟蘓矣余云太白云開簾當翠微樂天云晚下香山踏翠微一如小杜一如孟蘓學詩者宜知所從矣

邦人落帆爲卸帆唐人亦然李蟻詩卸帆清夜碧江濱又沙汀月冷帆初卸

邦人午飯爲中食唐人亦然僧皎然詩沙鳥窺中食江雲入淨衣僧卿雲詩檢方盤故疾挑薺備中食

論語四五十無聞者舊說以聞爲聲聞恐非語中子路有聞呂子節喪野人之無聞者注云無聞禮義然則無聞無聞道也

朝聞道聞字共言聞道矣
逝者若斯乎說者以道体解似失于深詩秦風今者不樂逝者其嗟然則逝者謂烏兗電流也蓋歲不我共之意學而時習之說者以學爲辨義理恐非古之學者不出詩

書禮樂之外故以習言之義理豈可謂習乎

唐人深于詩詩題已有詩意昔人所謂觀其題知為唐詩者真不虛矣今摘其絕佳者一觀之亦足進詩道山夜調

琴王績郡舍南有園畦雜樹聊以永日張九齡始興南山下

有林泉嘗卜居焉荊州卧病有懷此地同林塘懷友王勃

酬杜五弟晴朝獨坐見贈李嶠邊城落日駱賓王山夜聞鐘

張說秋庭夜月有懷之李澄竹下殘雪丘為江上琴興常建

柳陌聞早鶯陶翰望漢陽柳色寄王宰李白夏花明同秋

晴曲江俯見南山高適水閣朝霽杜甫村雨同山齋獨坐

喜玄上人夕至錢起秋園晚沐同秋城望歸期同春谷幽

居同移家別樹戎昱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李益歸山

與酒徒別李端旅舍對雪贈考功王員外同宿山寺思歸

同野寺病居喜盧倫見訪同寺居清晨王建雪中聞箏楊

源晨詣超師院讀禪經柳宗元寒夜聞霜鐘盧景秋日美晴

郡樓閑眺寄荊南張書記李德裕晨起見雪懷山居同春原

早望章孝與諸公池上待月楊炎秋晴獨立南亭同送客

遠望雍陶送客不及同貧居春怨同村月儲嗣客中覽鏡

于武同匣中琴同早春微雨李山越城待旦唐彥春深獨行

馬上有作同共佳人守歲劉綺

荷蘭所役使崑崙奴謂之烏鬼唐所謂海奴也杜荀鶴

贈友人罷舉赴交趾辟命云、船載海奴、鑼碰耳、象馳、蠻女、
絲纏身、

淶水亭雜識云、劉禹錫云、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脩刺、孔
融來、借古以敘時事、則靈動、武元衡云、劉琨長嘯、風生坐、
謝朓題詩、月滿樓、實用古事、而無寄託、便成死句、本邦
諷園諸子詩、盡實用古事、而不靈動、月則庾樓、雪則戴溪、
千篇一律、可厭、宜矣、梁蛻高、實中其病、因之後人、羞為王李之奴、
隸、翁之有功于詩道、偉矣、

張蠟單于臺云、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壯語、殘唐詩中

不多見、

孟子夷子憮然為問曰、異同條辨按、夷子憮然為句、為問
曰為句、既憮然則亦不能遽言、故必至為問之頃、乃曰命
之矣、余按東京賦、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問、
乃莞爾而笑、由是觀之、憮然為問為句、亦不妨畢竟少頃
憮然也、

海西諸州以麥作燒酒、氣不辣、關東以糟作之、揚州画舫
錄有米燒麥燒糟燒然、則唐山亦有麥製者、
清梁同書類羅菴遺集、經筵史成、精心校讐、成字從前希
用、按字典、成音成、字彙補、藏書之室也、又云、口成、

楊枝牙杖也。南海寄歸傳云：不嚼齒木。又云：口嚼齒木，疏牙刮舌，是婦女所用。總楊枝也。

文選應璩書有：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人或不詳解字義。余謂是解土之解。後漢鍾離意傳有：解土祝解土。邦人所謂地祭。見王棠知新錄。

故國有喬木，舊家有望樹。今村家門巷，不伐古樹，以表舊家。南齊書東昏侯紀云：徵求民家望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致之。左傳：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梁山，晉望也。望固雖為望祭之義。名山大川，其國之望子也。望字有人望望族望子之望義。

水府玉簾瀑布，人希見之。土人云：此水有毒，殊不知其地滿面有芥葉鉤吻故也。中陵先生嘗觀之，從行人上氣發紅云：因謂高野山玉川之水有毒，亦或此之比。

日向州高岡山中，多茶梅。土人採新芽製茶用之。婦女囊之以為容臭，頗有芳馨。古人佩芷蘭，辟境不失古風。如此外菴外集經說周禮部云：雲中之俗，女子與男子，低幃昵愛，雉

經雙斃，二族厚纏，絲繒葬之。椎牛享祭，擇峻嶺架木高丈餘，呼為女棚。遷尸于上，曰于飛外天也。按此事本出宋上官融女會談叢，外作上陳敬仲卜子辭，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于飛字，或出于此。雙斃，邦俗所謂相對死也。癸辛

雜識云淳熙間王氏子與陶女名師兒共溺西湖有人作長橋月短橋月是亦雙斃也

西湖志引百菊集譜云觀音菊天竺花是也此非南天竺花亦自五月開至九月花頭細小其花純紫枝葉如嫩柳非也

其幹之長與人等詳按其形狀此邦之菡花昔人以菡

當天竺花極的

邦人所謂願懸也結願唐人謂之香願賽錢謂之香錢瞿佑

西湖竹枝詞南高峰頭有香願早買湖船出湧金趙翼寓

西湖云齋僧鬻千指香錢歲萬緡

李青蓮冬日歸舊山五雜踈獸路成又云拂牀蒼鼠走倒

筐素魚驚共出于幽風町唾鹿場伊城在室人唯知李有仙語不知有巧綴如此者矣因拈出之

陸放翁送子龍赴吉州椽云又若揚誠齋清介世莫比一

聞俗人言三日歸洗耳所以為韓侂曹不作南園記矣

牽船索謂之百丈諸人所知也或用一牽字金党懷英詩

牽開時掠水帆飽不依桅

邦俗器物多以鉢為名唐山俗間唯用之鄉談雜字斷鉢沙鉢面鉢等鉢

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鉢孟衣鉢等佛家多用

放翁集中數見鉢字

演繁露云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釋白駒日影也劉孝標答劉紹書曰隙駒不留李善注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猶駒之過隙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譬如駒六驥過決隙也則豹所引者不以白駒爲日影余謂禮三年間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疏云駒謂馬是亦不白駒爲日影之証
阮元修曝書亭成題之云久與坨南訂舊盟江湖蹤跡髮星星六旬歸築三間屋萬卷修成一部經繡鴨灘頭秋芋熟落帆步外古槐青笛漁早死雙孫老誰暴遺書向此亭按笛漁朱竹坨之子名昆田著笛漁小稿由此詩觀之竹

坨子孫寥寥無讀書人意

楊州画舫錄云孫星衍妻王玉瑛字采薇工詩早卒不再娶余讀之欲獲其詩見之久矣後於水曹清暇錄中窺其一斑喜而記于此云昆陵孫孝廉星衍詩才敏捷而室人王玉瑛名采薇吟筆古峭學長吉頗得三昧著有長離閣詩惜未得見友人傳抄數篇頗有健句如春眠曲怨土成雲葬玉京虛簾燕落相思淚次韵答李述夢聽啼鳥亂愁與落花深離居曲一聲涼破楚天碧去雁叫影思離鴻山空鶴隨雲到戶蟲與葉棲亭夜坐五更霜月欺燈影一樹風鴉續雁聲三月三日吹夢夜風先到樹弄愁寒雨不妨

花山夕月滿無人地鐘殘有雁天皆清新不蹈前人窠臼
可喜按阮元學經室全集云孫君諱星衍字淵如蘓陽湖
人君生時大母許大夫人夢星墜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
比旦而君生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
君全誦之又云袁君枚品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讀
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爲忘年友星衍詩才如此况
琴瑟靜好一家倡和以爲何如按画舫錄字李述號淵如
詩中答李述即答其外也阮宮保以淵如爲字宜再考
忠雅堂集澤國堤爲命又云墻如壞堞留三版屋比荒田
特一堤關東常陸下總等州往往特一堤爲命詩人精細

有如是者

築堤種柳皆爲堅堤不爲觀美也如西湖蘓堤本邦棕
湖共爲堅堤矣齊已詩柳少沙洲缺苔多古岸存楊誠齋
詩圍蔬放菽不爭地種柳堅堤非買春可見

豐太閣居伏水築堤於棕湖中流爲至寧樂之便道挾堤
種柳今土人製柳行李爲產按楊誠齋曬衣云亭午曬衣
晡褶衣柳箱布襪自攜歸柳箱蓋柳行李也

王禹偁云數峰無語立斜陽洪覺範云數峰無語晚連空
范成大云蜀江無語抱南樓宋壺山云江聲流恨無今古
唯有青山不語高諸公用語字不與今人同學詩者宜潛

心玩味矣、

楊外菴俗言云、俗諺云、惺惺枕頭、鶻突面盆、此孟子夜氣清明、且晝牯亡之說也、余云、禪月集聽曉角云、如何十萬家休戚、只在嗚嗚咽咽中、此尚寐無吣之說也、

檀弓云、曾元曾申坐於足、按荀子法行篇作曾子病曾元持足、大戴禮作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然則檀弓坐字似有誤、再按、坐是坐北門之坐、守也、

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則以在坐告、瞽亦然、論語固相師之道也、可并考、異同條辨解固字尤妙、然不引少儀為闕典矣、

龍城札記云、史記伍子胥傳、遂滅鄒、鄒、魯其君以歸、鄒即邾也、魯其君、虜鄒君也、魯與虜古通用、後人不知、以鄒魯為二國、而其字不可通、乃改為之字、謬甚、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亦以魯為虜言、視其臣與奴虜等也、余按、劉熙釋名云、在旁曰櫓、櫓、替也、用替力、然後舟行也、又史記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尚書魯作旅、然則魯字又與旅通、

初學集注、西湖一曰尚湖、師尚父垂釣處也、清柴紹炳西湖賦云、律賦、杭西湖本號明聖湖、漢時有金牛見、以其為

明聖之瑞故云又繞城西偏故近今名西湖亦一異聞也東厓先生秉燭譚云玉海全部五十卷月輪關白兼實公所記也其書初名玉葉後改名玉海二條院長寬二年閏十月兼實公爲內大臣起筆于此土御門院正治二年正月記畢始終三十六年宋王應麟著玉海其書甚浩繁集事類之書也名同而書躰不同余按南齊書張融傳融自名集爲玉海亦名同而躰不同

白石先生答佐久間洞崑書云經濟二字未見所出余按恩田氏竈北瑣語引抱朴子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以爲所出他日當再考

防漲土囊唐山謂之土豚魏志蔣濟傳豫作土豚遏斷湖水又梁書蔡道恭傳魏人攻司州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狫塞之

湖亭涉筆云別紙字見漢獻帝紀孫權爲牋與曹操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余按此語又見三國志吳主傳周昉傳亦云時事變故列於別紙

余曩著日抄載城主之事引名物六帖竈北瑣語然二書所証就通鑑陳紀隋書文帝紀中得二人而已今補之云後漢書萬修傳不肯指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南齊書有魯山城主孫樂祖郢城主薛元嗣武興城主成公期舞陰

城主黃瑤起、梁書有魯山城主房僧寄、郢城主程茂、新亭城主江道林、宿預城主嚴仲寶、然城主似不必職名。按大同六年、陳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則當時以城主為職名、明矣。

晉書元四王傳、琅琊王煥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栢歷、宋書孔琳之傳、琳之建言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由是觀之、則唐山喪家、示凶自有其式、本邦市鄺之喪家、翻暖簾或竹簾、糊題忌中二字、以示凶、士人則不然、是市鄺之俗、却勝士人者也。清翟灝通俗編云、宋書儀禮志、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世

出之門前、以表喪、俗遂行之、孔琳之傳、奏罷凶門、栢歷之式、表以素扇、按凶門既本古懸重、而若栢枝之歷、歷然、今喪家結白扇為梳、表之門外、俗呼為子前者、當即是也、素扇蓋今俗所謂喪牌、然則今市鄺之表喪具、可謂喪牌也。
唐王諷長信怨云、日落昭陽壁、秋來長信城、陳子昂猶悲、隨淚碣、南唐徐鉉、帆影看離石、首城頭為首、碑為碣、宮為城、今人作之、指笑為杜撰之尤、然詩人拘於聲律、縛于韻字、勢不得如此也、謝靈運西征賦云、勾踐行霸於琅琊、夫差爭長於黃川、以黃池為黃川、亦牽韻而然、岑嘉州詩、未年三十已高位、又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如邦人作之、以為和習、唐人措詞、有如此者、不可不知矣。

余弱冠時見市中少年遍身刺三十六歌仙驚以爲奇後閱香祖筆記云荊州街子葛清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三十餘處人呼爲白舍人行詩圖此視書團扇繡弓衣者奇矣而出于市井之流尤奇之奇是亦一雙佳話邦人製筆謂之結筆唐土謂之縛筆又茹筆元張復亨贈筆工沈日新詩序曰宋李太末徐信卿筆名重縉紳間玉谿尚書趙公以徐製授憑應科俾之日縛一管清梁同書筆史云製筆謂之茹筆蓋言含毫終日也笠澤叢書有哀茹筆工詩一篇元王惲贈筆工張進中詩云進中本燕產茹筆鐘樓市今製法如故而茹筆之名隱矣茹筆字殊奇

按禮運云茹毛飲血茹字蓋出于此

結駝錄云世所謂天狗者飛天夜叉也詹詹言既言之又廣西通志所載亦世所謂天狗也通志云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聚而戲或歌或舞或吹笛情方洽忽見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濶三尺餘長倍之披髮烏喙背有二翼俯觀群童爲樂嬉然而笑少間垂舌長過腹群童大驚皆反走其人能夷語連呼曰合合合勿驚勿去乃歌舞吹笛令群童復聚吹笛歌舞焉其人拊掌大笑聲振林樾已而復垂舌如故久之乃去遂不復見余按唐李綽尚書故實云章仇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子舞于

竿杪忽有物狀如雕鶚掠之而去群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將入塔中日飼菓實飲饌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精神如初詹詹言以飛天夜叉為天狗則其書余雖未見之必引尚書故實此事又見于劉賓客嘉話為李唐之時實錄無疑良如本邦所傳天狗者再按段玉裁尚書撰異云博物志驩國其民盡是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疑當作驩兜氏之後郭氏景純山海經傳亦曰驩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又按神異經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

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鵬兜書曰放鵬兜于崇山又王充論衡云畫仙人之形為之作翼然則邦人所謂天狗謂之仙人而可俗書金鉞之鉞作箔非箔簾也與鉞無關涉字典云集韻白各切音泊金薄也正字通金鉞薄金也藥紙隔金屑鍾之金已薄紙不損紙初褐色已久則色似烏金本借薄俗加金作鉞按丹鉛雜錄云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然則鉞字本從金從泊省作鉞白泊也非色之白矣

烏賊脯俗名鰓。鰓字字書無考。邦人通用之。以五島產者為最。東產者其形濶。西產者尖。為異。蓋濶者烏賊。尖者柔魚也。按胡世安魚贊。閩集柔魚似墨魚。而身長。須脚皆相似。亦有墨。獨中軟骨為殊。生食不及脯。用火炙之。肉條條有紋。如銀絲。此海味之絕佳者。而海錯雜組。絕無紀載。則以獨元鍾洞山江上。其他齊越海南。並不產。故特表而出之。由是則五島產者柔魚而非烏賊也。又按閩小紀云。鰓魚狀似墨魚。出日本。火炙揉而為絲。味勝墨魚遠矣。是所謂五島鰓者。五島人炙鰓揉而為絲。和以霜糖。美不可言。蓋此物也。

諒陰或作亮陰。諒闇梁庵梁闇。古來無定說。朱文公以為天子居喪之名。蓋以信默柱楣等之解。未得其實也。余竊謂是天子居喪之室名。幽風云。二之日納凌陰。凌陰古恐與諒陰通。喪居幽暗。有似水室也。以千古疑案。容易言之。真無忌憚也。敢待君子之正。

曹孟德屠鄴。令疾召甄后。左右曰。五官郎將已取去。孟德歎曰。今年破賊。正為奴。曹家父子爭一佳然則曹氏征吳。

正為二喬。杜牧之所謂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者。果知曹氏乎。論者議此詩。并及杜之薄倖。刻哉。

完顏亮使人竊圖臨安山水。大喜。矚然有垂涎杭越之想。

本邦平將門登日枝山俯覽平安城忽生覲覩之心老子曰不見可欲真知言也

幽風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又云既破我斧又缺我錡舊說云錡鑿屬錫木屬何玄子以錡爲釜誤潛研堂文集云問錫字說文金部未收未審何從曰毛公鑿屬曰錡木屬曰錡說文棟訓鑿首即詩又缺我錡之錡與毛解木屬相協然則錡錡一物就首尾異名猶耒耜鞬韉之比以錡爲釜者極非

蟠蝮類篇云蟲名一曰蛇也蓋蛇有雜色似虹者故名虹爲蟠蝮也以其從虫有虹下飲澗之說似有血氣者怪誕

之尤者而已

花朝成都志二月十五爲花朝

廣群芳譜

所在異名雖因俗定

日花朝本對月夕之名以八月十五爲月夕則宜以二月

十五爲正

余頃卜居于深川數誦金華山人深川詩長橋一半限星

文爲絕唱特惜一限字闕工夫改作界字似有唐氣

清焦里堂孟子正義曰論語云攻乎異端何晏注云異端不同歸也又以小道爲異端皇侃義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其與聖經大道異也漢賢良策問云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序異端使不

相悖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已者通稱為異端禮記大學篇云斷斷兮無他技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異即他也此與彼異是為他端後漢書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為異端杜預春秋序簡二傳而去異端范升習二傳故以左氏為異端杜預注左氏故以二傳為異端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儒者必拘守舊說故競異前儒之說以難之也余云孔聖之時楊墨未起况申韓承聖道之外別為一端者果誰歟然則異端之說直為詭異

不中庸者耳或云雖小道必有可見者致遠恐泥是攻異端之說也予云小道所謂醫卜農圃之類不楊墨之流似而非者之比後世以異端為老佛楊墨之類故有攻擊之說萬萬不是焦氏輯異端之說以解趙注余援之以解聖言以惠兒曹云

李調元童山選集載琉球刀歌云

小引云為王夢樓先生作乾隆丙子先生從全

侍讀穆齋冊封琉球所得

使舟觸礁紛斷綆颶風大作黃蛇浮齊呼天

妃向東請忽見海面一燈來如烟籠罩神光回須臾送至馬齒山那霸港中始無警此邦本鄰土嗜喇七島倭人爭鬪逞割髭男兒好佩刀往往不勝先刎頸出鞘光如雪一

團所謂土噶喇即寶薩州所隸寶邦音多加羅薩州土音
爲土噶喇吐噶喇七島中之一寶島也數年前番舶來于
此偷牛薩州戍卒以鳥銃獲之當時聞吐噶喇之名因而
標出

曩所著日抄中載張翥青蟲懸在月明中語蓋出于駱賓
王織蟲垂夜砌後讀王氏談錄云公言舊嘗得句云槐杪
青蟲縋夕陽因思昔人似未曾道後閱杜少陵詩有云青
蟲懸就日尤歎其才思無所不周也是亦一出處就日字
最妙張語雖佳似費力

昔人云王荊公性急押字不能圓按道山清話云黃庭堅

嘗言有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又剡溪野
語云王荊公不耐靜坐非卧即行亦可見其躁急矣
楊文公談苑云千字文題云勅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
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
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始定於此
按此說未是黃氏筆記云千字文篇首曰勅周興嗣次韻
世言此時未以詔命爲勅當是誤以梁字爲勅程泰之考
古編力辨其非引南史賈希鏡傳注郭子既以帝命爲勅
而興嗣傳云勅制寺碑尤可爲證按漢書馮異傳以詔勅
戰攻鄭均傳勅賜尚書祿董宣傳勅強項令出然則以詔

命爲勅自漢已然秦之特以興嗣傳切近可證而但引南史耳又文海披沙云楊公談苑謂勅字爲梁字郎仁寶力贊其說不知唐雖有非經閣鸞臺不名爲勅之語而勅非始於唐也元魏誅爾朱榮時溫子升捧詔出遇榮問之子升神色不變荅曰勅榮遂不視則王言皆爲勅矣千文編次既出帝令自應爲勅觀此諸說可知楊氏之說誤南唐近事云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不可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弊衣持帚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

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侍兒小名錄云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娼媵六朝書半千乃畢熙載使歌姬秦弱蘭衣弊衣爲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後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後主持觥立使弱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慙而罷詞名風光好按二書所錄全同獨野雪鍛排雜說所載與二書異當時人所傳

有異同如此、因拈出之云、陶尚書毅奉使江南、邂逅驛女秦弱蘭、犯謹獨之戒、作春光好詞、前人小說或有以為曹翰者、疑以傳疑、本不足論也、僕比見括蒼所刻沈叡達遼雲巢編中所紀、獨以為陶使吳越、惑娼妓杜任娘、遂作此詞、又以求遺猶為尋逸犬、且娼既得陶詞、後還落髮、創仁王院、與說家之說大異、審如其實、則此娼亦不凡矣、是亦一異聞、

續日本紀、文武天皇大寶二年十二月壬寅、始開美濃國歧蘓山道、又元明天皇和銅六年戊辰、美濃信濃二國之堺、徑路險阻、往還艱難、仍通吉蘓路、今歧蘓作木曾、宜從

史作歧蘓或吉蘓、

又天平十四年八月癸未、詔曰、朕將行幸近江國甲賀郡紫香樂村、紫香樂今作信樂、亦宜從史作紫香樂、

盍簪錄云、胤按、將無同、本非難解語、欲言其同、而暫疑其詞也、晉書荀晞傳、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又孟嘉傳、此君小異、將無是乎、又南宋徐廣傳、公將無小過、此諸語、皆可併證矣、諸說紛紜、垂主意、余按此說是、文海披沙云、晉阮宣子論三教同異曰、將無同、將無猶言得無、意欲明其同、而又嫌於徑言、故為婉詞耳、趙德麟侯鯖錄載、坡公訓將為初、竊恐未安、郎仁寶以將無同為不同、尤失語、

意謝太傅航海風急太傅曰如此將無歸舟人即承響回棹是也此說亦是東厓先生之說不援先儒自據所見欲言其同而暫疑其詞也說得明了世說單車遠行將無以懷壁為罪又云將無以德掩其言可并見程大昌演繁露云王戎問老莊孔子異阮瞻曰將毋同不直云同而云將毋同者晉人語度自爾也庾亮辟孟嘉為從事亮高選儒官正旦大會褚哀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哀歷觀指嘉曰將毋是乎將母者犹言殆是此人也意以為是而未敢自主也其指孔老為同亦此義也

因樹屋書影云沈括云登州海中時有蜃氣如宮室臺觀人物車馬歷歷可見謂之海市舊閣記云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成坡之西根有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地廣成

子所隱也廣成祠在山麓其巔有洞穴如盎每將風雨則一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為雨候亦名玉狗峰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岳起須臾粉堞青甍弥亘數里樓臺鞦韆殊木異葩數息中霧市散漫不復見矣謂之化城按所記與萊灘山市同化城海市宇內有此奇對然海市人恒見之山市間有見者化城不獨未見且無傳者余按郝凌川化城行云東郊野氣如馬驚依稀隱約還成城參差雉堞雲間橫鼇頭岌業擎長鯨壯哉三都與兩京殿閣樓觀頽空明丹雘峭麗歎且傾烟氣荏苒搖旆旌其中似有百萬兵是邪非邪寂無聲秦耶漢耶杳難名長

風忽來一掃清，赤日如血，高天青，霜淨沙乾，雁驚鳴，路傍但見棘與荆，祇有慘淡萬古情。人間城郭幾興廢，一坏聚散皆化城。君不見始皇萬里防胡城，人土並築，頑如冰，屈丐按劍將土蒸，堅能礪刀草不生。神愁鬼哭，枯血腥，殺人盈城，著死爭，只今安在與地平。平地深谷為丘陵，江南善守，鑊瓮城，城外有田不敢耕。西北廣莫無一城，控弦百萬長橫行，身為心城，屋身城，一朝破壞俱化外，佇立感化參玄冥。乾坤翻覆一化城，是莊子所謂野馬也。按品字箋按內典竜樹大士曰：白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為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為流水。莊子：野馬也，塵埃也，生相吹也。但化城之名出于後，故櫟園以為無傳者矣。東

奧南部八戶有野氣，每春二三月，天氣和適，則忽現人馬往來之狀，或為鹵簿，或為戰鬪，名為狐隊，見于閑田耕筆，扶桑名賢詩集載伊藤宗恕芭蕉子醜，余輩東郊別業話次有感而作詩，由是觀之，翁與坦庵等諸詩人周旋可知矣。余嘗跋冠山老侯所選芭蕉句集大全云：相傳翁化去後，檢其帳中，唯有一部杜律集解耳。此豈翁之論衡乎？故花妥鶯梢亭出鳥外，馬上續夢等語，往往融液為十有七字，其左右逢原，變化敏妙，不可思議，是唯知詩者能知之矣。豈翁之知詩者，坦菴諸人薰陶之乎？坦菴詩傑出于時流，佳語尤多，山含千古意，僧忘百年身，石抱千年樹，岸橫

卷三
盡日舟雁下孤村外，舟歸片月前。踈鐘生午寂，微雨減春寒。誰家風箴築，是處雨梧桐。頭垂過半白，眼散不時花。皮几三竿日，膽瓶小字梅，皆可傳矣。

或問雉經之義，余對曰：禮記檀弓疏，雉，牛鼻繩也。鄭注封人云：縴者，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人謂之雉，或為雉鳥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是雉經之義也。又問雉之義，已聽命，經之義，不得明解。余云：然。論語自經于溝瀆，王肅云：經，經死于溝瀆之中也。朱子云：經，縊也。其未盡之，按毛西河仲氏易頤六二顛頤拂經解云：二仰吮求食，但以半口，加下頤之上，有似乎倒提其頤者。夫近頤之

口，下通于吮，所謂經也。口之所食，每緣氣以為出入。莊子所謂緣督為經，熊經鳥伸，自注云：漢書以經死為絕吮義。同，然則經是經道氣之所通，以繩縊而閉絕，故曰雉經。况釋名云：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為也。雉經之義，至斯可謂明晰矣。

宋施青臣繼古叢編云：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錯，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紛，如其後命族，人名敢當，所向無敵也。余曰：吳民之廬舍，衢陌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石，題鐫曰石敢當，以寓厭禳之旨，亦有所本也。徐氏筆精云：今人家正門適當

恒真漫筆 卷三
巷路則豎小石碑鐫曰石敢當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
敢當顏師古注衛有石錯石買石惡鄭有石楚石制皆爲
石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
敵也姓原珠璣曰五代劉知遠爲晉祖押衙潞王從珂反
愍帝出奔過于衡州知遠遣力士石敢當袖鍔侍晉祖
與愍帝議事知遠擁入石敢當格鬪死知遠盡殺帝左右
因燒傳國璽石敢當生平逢凶化吉禦侮防危後人故凡
橋路衝要之處必以石刻其形書其姓字以捍民居或贈
以詩曰甲冑當年一武臣鎮安天下護居民捍衛道路三
叉口埋沒泥塗百戰身銅柱承陪間熬塞玉關守禦老紅

塵英雄來往休相問見盡英雄來往人二說大不相侔亦
日用而不察者也查浦輯聞云石敢當五代劉知遠時勇
士人無敢當者故後世以辟惡通俗編云石敢當見史游
急就章注云敢當言所當無敵也墨莊滂錄慶曆中張緯
宰莆田得一石其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官吏福百
姓康風聲盛禮樂昌有大曆五年縣令鄭押字記繼古鼓
編吳民廬舍遇街衢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石鐫石敢當
以鎮之本急就章也按或據五代史劉知遠爲晉押衙高祖
祖遇唐愍帝于傳舍知遠使勇士石敢當袖鍔侍高祖
以虞變謂植石所鐫取之既大曆時有鐫之者斷知此說

非矣。劉元卿賢奕錄陳繼儒群碎錄俱以石敢當三字爲人姓名。攷史游原文石本爲姓其敢當字宋延年等雖嘗有名之說而顏注非之今未遽以爲實。孫云東豐曰杵城下疊屋町有石敢當一座字大尺餘昔者大友宗麟居此城開互市場唐船往來故有之云。藤井老人手摸贈予書。休雄偉真奇物也。

余嘗以西京雜記所載文不識爲假設姓名然當時有程不識故疑而不決後讀通俗編與余所見合因拈出之曰西京雜記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匡衡與其傭作而不求償按此疑假設姓名如今小說之例續瑩錄有賈博諭全

若虛蓋其類云

坡公有思無邪齋又有德有鄰堂天造地設無以尚之余謂鄭樵字漁仲陸佃字農師亦人名對中之最上也

本邦春道列樹大江千里石河清濱等皆連姓名者近人橘千蔭平春海亦同

余夙欽慕林孤山之風別號鶴舩蓋造語也後讀白氏文集云醉教鶯送酒閑遣鶴着舩足以爲出處

論語四子侍坐有以吾一日長乎爾之語蓋雖誘之盡言以觀其心而以有仲由曾點也二子之少于孔子僅數歲耳故有此言矣

因樹屋書影云、弇州舊藏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宋版宋楮、字畫端重、是趙文敏故物、卷首画文敏像、標簽出文敏手、弇州亦圖一像於後、弇州歿、錢虞山以千金得之、後復鬻於四明謝象三、虞山自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又云、京山李維忠、字本石、嘗語予、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余深愧其言、余按宋牧仲筠廊偶筆、亦載此事、文有小異耳、但云順治間、此書歸新鄉某公、近已攜往塞外矣、然則今乃亡矣、可慨嘆也、再按王弇州得漢書事、詳於其所著宛委餘編、又劉休仁

七頌堂識小錄云、宋板書所見多矣、然未有踰前漢書者、於中州見一本、本出王元美家、前有趙文敏小像、陸師道亦寫元美小像於次、帙標籤文、衡山八分書、由是觀之、真希世之珍也、然轉鬻不知其所、則所謂寶物閱人如傳舍、古今一轍矣、蔡君謨經林逋舊居云、修竹無多、宅一區、先生曾此隱、西湖詩言不喜書、封禪亦有餘書補世無、蓋不滿于先生也、然先生所著省心錄一書、嘉言善語、金玉累出、實有補世之功、君謨饒舌、恐誤後世、故余不得不言也、
小草齋詩話云、萬曆己丑、予與徐惟和、下策過杭州、六和

塔愛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何浪疥吾
 壁吾且取水滌之予笑不復題越三年予拜吳興司李行
 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余大笑因復題云雙
 旌五馬遠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似夢終軍
 元是棄繻生疥壁字甚奇戴石屏亦云題詩疥君壁聊以
 記遊觀今人徃徃題詩于壁上殆如疥癬在身可愧

慎夏漫筆卷之三訖

